

# 皮尔士对于心理主义的符号学 批判及其实用主义效应

陈亚军

**内容提要** 反心理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主张，皮尔士是这一主张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心理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其主要观点是：思维不可能从没有前提处开始；内在直观并不是自明的；不存在非符号化的思想等。皮尔士的这些观点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有着广泛的共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也在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光大。

**关键词** 心理主义 心灵 符号 语言 意义

陈亚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10093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肇始的标志之一是它对于近代哲学心理主义倾向的批判，不论是分析哲学的弗雷格（G.Frege），还是现象学的胡塞尔，都由否定心理主义开始，着手于新哲学范式的建立。他们二位也因此被公认为现代哲学反心理主义的先锋。然而，其实早在弗雷格之前近二十年，皮尔士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反心理主义的话题，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因为种种原因，皮尔士的相关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默默无闻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本文意在表明：皮尔士对于心理主义的符号学批判已经勾勒出了后来反心理主义的话题，他的思想在实用主义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共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 一、对于怀疑一切的怀疑

皮尔士的主要矛头直接指向“近代哲学之父”（皮尔士语）笛卡尔，因为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笛卡尔式的。笛卡尔首次提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二元对立，把知识的直接对象限定为心灵及其观念。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都接受了笛卡尔的这一前提，从此知识成了探讨观念性质、关系的学说，实际上成了主体内部的事情，因此可以说，整个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心理主义哲学，它将内在意识以及对于这种内在意识的直观，当作知识得以形成的条件。而为笛卡尔这一思路扫清障碍的则是他所谓的“怀疑一切”的方法。

本文系国家课题：“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与效应”成果，项目号：07BZX044

针对笛卡尔在认识出发点上的“怀疑一切”，皮尔士指出，我们不可能将普遍的怀疑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实际上，在我们进行当下的思考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成见，思考不可能也不应该摆脱这一地平线，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思考的先验条件。“一个格言并不会消除这些成见，因为它们是我们从未想到要去质疑的东西。一开始就持怀疑主义仅仅是种自我欺骗，不是真实的怀疑。”<sup>[1]</sup>皮尔士并不否认，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会发现某些理由从而对原先所接受的信念加以怀疑，他甚至鼓励这样的怀疑，认为这是知识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但是这种情形下的怀疑是一种“真正的怀疑”，一种有正当理由的怀疑，它和笛卡尔所要求的认识起点上的怀疑完全不同。真正的怀疑不像说谎那样容易，皮尔士要求我们“不要在哲学上怀疑那些我们的内心其实并不怀疑的东西。”<sup>[2]</sup>

皮尔士的理由来自他的符号学理论。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人的所有当下的精神活动都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活动，都有一个解释学的起点。人的思考的意义只能由他现实所在的环境、语言、传统得到解释。认识是连续的，不存在这样的思想，它完全与先前的思想无关，完全没有前提，没有意义背景。连续性是人类认识的特点，因为人的思想活动是一种使用符号的活动。皮尔士指出：“从每个思想都是一种符号这一命题可以推出：每个思想一定都是针对其他思想而发，一定都决定着其他思想，因为这是符号的本质。”<sup>[3]</sup>怀疑一切的结果，就是割断了思想的连续性，使思想成了一种没有意义前提的发音。

对于皮尔士的这一观点，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伽利(W.B.Gallie)认为它不够有力，因为它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表明思想序列必须是连续的<sup>[4]</sup>。著名的实用主义专家墨菲(M.G.Murphey)和伽利看法近似，认为这个论证假设了思想“没有最小的有限的间断，”而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说明<sup>5</sup>。上述学者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符号学的角度)说，思想作为符号，必须由其他符号加以解释，因此，不可能没有前提。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的暂时断裂是可能的，或至少皮尔士没有证明这不可能。

很明显，问题的焦点在于：现实的思想是否可能出现断裂的情形。皮尔士认为不能，而上述几位学者则认为有这种可能。我认为，皮尔士所说的连续当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不是思想的暂时中断。没有谁会否认，人在休息或睡眠状态下，

思想是暂时停顿的。皮尔士所要强调的是，思想不可能没有前提。思想只能是关于什么的思想，而这个“什么”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有它的意义，就被人的传统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当我们思想时，我们已经“在世”了，已经处于特定意义背景下。没有这个背景，就没有思想的可能。

思想的连续性不可断裂，后续思想以先前思想为意义背景。关于这一点，皮尔士的学生杜威曾经做过一个更加简明的解释：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很多观念，这些观念就是在读书时所获得的意义，它们直接呈现给我们，但又很快消失；而我们之所以能在读书时获得这些观念，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由许多意义所组织起来的系统，这个系统并没有直接被所觉察，但它却是我们能获得这些观念、这些意义的前提。没有这个系统，也就没有我们当下所获得的观念。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sup>6</sup>。

人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的。怀疑，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是运用符号的活动。符号的性质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必定要由其他符号来说明。所以，怀疑之所以可能，一定要有先于怀疑的东西为前提。这是皮尔士的基本主张。这一主张可以在很多重要哲学家那里找到回应。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理论，詹姆斯、奎因的“保守主义”观点，海德格尔的“在世”学说，等等，都体现了皮尔士的这一主张。哈贝马斯也非常明确地将这一主张表达如下：“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的圆圈提醒人们，认识批判把握不住本源的自发性，而且作为反思，当它同时产生于先前的东西时，它始终依赖先前的东西，以先前的东西为准绳。”<sup>[7]</sup>

## 二、对于直观的内在自我的瓦解

笛卡尔式的内在直观能否作为认识可靠性的根据？皮尔士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如果我们要将直观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就必须将直观和其他认识即推论得来的认识区别开来，但我们发现我们难以做到这一点。历史上，虽然哲学家们都努力寻找这种非推论的自明的直观，但到底将哪些认识看作直观，哪些认识看作推论而来的，一直充满了争论。如果直观的知识确实是不证自明的，那么这些争论就是不可思议的。就像皮尔士所说的那样：“这确实表明，在前提和结论之间做出区分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没有确定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在困难情况下的唯一可靠性存在于某些符号中，从这些符号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给定的事实，一定是已经被看见，

或被推出的<sup>109</sup>。

我们没有能力确切地将直观和推论的知识区别开来,所有这样的区分都依赖于我们已经具有的与环境、语境相关的符号,换句话说,我们关于直观的知识也是推论的、中介化的、与解释情景相关的。

与这一主张相关,皮尔士认为,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内在心灵,没有笛卡尔所谓的直观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涉及“关于我的私人自我的认识。我知道我(不仅仅是我)存在。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一点的;通过特殊的直观功能,还是由以前的认识推导出来?”<sup>109</sup>直观的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并不是自明的,“自我”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在儿童的眼里,身体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对于感觉、色彩、味道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在儿童的世界里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后来,由于语言的使用,儿童的世界得以扩大。由于这种扩大,儿童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于是“必然设想一个自我,无知可以属于这个自我。因此,语言记载是自我意识的第一线曙光。”<sup>110</sup>按照其理论,语言加上对无知和错误的意识,是产生“自我”概念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自我意识是从其他外在事实中推导出来的,没有必要设想一个内在主观的自我意识。

皮尔士对直观的内在自我意识的批判涉及到他的符号学理论,他把语言看作符号,和自然事物不同,符号具有一种三合一的性质,它一定是向某个解释者代表着某个对象,在对象和解释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对于它的意义的解释又要由另一个符号完成,人就是生活在符号世界里的,或者说,人就是生活在语言世界里的。我们或许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理解他的意思:比如在生活中,红灯是经常出现的。它是一个对象,是向我们而存在的对象,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物体,同时它还是一个符号:在马路上它意味着“停”;在工地上意味着“危险”;等等。这个符号的含义是由第三者的存在完成的,而这个第三者则又是一个新的符号,“停”、“危险”等等又要由别的符号来解释。人就是生活在这个符号链中。与此相对照,自然事物只具有一种二合一的性质,它只是作用和反作用,离开了人,自然世界没有意义的问题。人不是首先接触内在的自我意识,然后推出外在世界来,相反,人是生活在外在符号世界中,内在自我意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内视的能力,所有关于内部世界的知识都根据我们关于外部事实知识的假设推理而来。”<sup>111</sup>

皮尔士的这一思想同样可以用来反对私人语言,它从另一个角度和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论证不谋而合。维氏所设想的那种私人语言“S”,只对这个人产生作用,这个人要通过自己的记忆来理解记号“S”,理解的活动只发生在两个关系项之间,实际上,只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缺少其他用来解释这个“S”的符号在场。所以,严格说来,“S”不是符号,不是语言,私人语言只存在于一种二合一的关系中,而真正的语言是一种三合一的关系,所以,私人语言不是真正的语言。

### 三、对于非符号化思维的否定

针对笛卡尔只谈“我思”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做法,皮尔士主张:“我们没有不用符号思维的能力”<sup>112</sup>。从根本上说,“思维总是以一种对话的形式进行的——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sup>113</sup>皮尔士强调,思想所做的判断,其实是一种断言,是对后来阶段的自我做出的断言,它与共同体的对话和交流密切相关,没有共同体就没有语言,没有思想,从而也没有自我。

思维着的个体,其实是共同体符号的使用者。要对话,就必须使用符号,而因为要在不同的自我之间对话(自言自语其实也是在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就必须使用一种公共符号。事实上,符号只能是公共的,这一点在上面分析符号的三合一的性质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皮尔士把人等同于他的思想,把思想等同于一系列符号即语言,进而把人等同于他的语言:

“人所使用的语词或符号就是人本身。因为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这一事实,连同生活是一系列思想这一事实,一道证明:人是一个符号;因此,每个思想都是一个外在的符号证明,人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符号是等同的……所以,我的语言就是我的全部,因为人就是思想。”<sup>114</sup>

与此相关,皮尔士认为,不是我们拥有思想,而是思想借助着我们在发展:“我们应该说是我们在思想中,而非思想在我们里面,就好比说物体在运动而非运动在物体中一样。”<sup>115</sup>按照他的观点,思想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因此,也可以说,不是我们拥有语言,而是语言通过我们在说话。

皮尔士完全否定了近代的心理主义的我,从新的语言的角度理解人。这和维特根斯坦之后的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运思方向基本一致。就像美国学者霍克威(C.Hookway)所说的:“在皮尔士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弗雷格、罗素或维特根

斯坦著作中那些主题的并行的发展。<sup>[16]</sup>

现在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放弃了对于观念、心灵的谈论。笛卡儿已经提出了“我”即是“我的思想”的命题,但思想在笛卡儿那里是可以内观的,可以直接描述的,语言不过是思想的外在标记而已;从逻辑的角度说,语言后于思想。皮尔士的主张与此针锋相对,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没有不使用语言的思想;从逻辑上说,语言甚至先于思想。这样,与其说思想的界限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不如说语言的界限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思想的主体间性被置于思想的个体性之先。谈论内在心灵让位于谈论外在语言。皮尔士的这一运思方向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产生了会心的回应:“心理学并不比其他自然科学较为接近哲学。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哲学”<sup>[17]</sup>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工作不是心理学的工作,不是谈论意识、观念,而是澄清语言,只有澄清了语言,我们才能清醒地看到思想的界限划在哪里。他的前后期哲学都在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在谈到他写《逻辑哲学论》的动机时,维特根斯坦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条界限……这种界线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线那一方面的事情,就简直是无意思的。”<sup>[18]</sup> 细细琢磨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我们不难感受到它与皮尔士相关思想的异曲同工之妙

要考察思想,首先必须考察思想所用的语言。一般认为,这个转折是自弗雷格之后开始的,但我们看到,皮尔士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论点。皮尔士的声音或许还很微弱,心理主义哲学的喧嚣使人们难以觉察到他这些新观点的划时代意义。然而,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皮尔士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心理主义发起攻击的哲学家之一。这是不该被忘却的。

#### 四、反心理主义话题的实用主义效应

皮尔士与笛卡尔乃至整个近代心理主义哲学有着尖锐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最主要之点在于两个相关的主张:其一,否定任何内在知识,否定内在精神实体;一切认识都是外在发生的,所谓内在知识不过是我们根据外在知识对内在活动的一种类比的假说;没有一个独立的意识实体,思维无非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其所用材料均由外部世界而来,没有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内在领域。其二,与此相关,思维不能不用符号,而符号便意味着解释,这个解释不可能来自思维本身,而只能来自思维所属的共同体。人使用着符

号,同时自己也是符号,当人解释一个符号时,实际上,是符号解释着符号。不是符号存在于人之中,而是人存在于符号之中。皮尔士大概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用语言化解心理主体的哲学家了,他的这些观点意义重大,把语言、共同体、主体间性推到了哲学的中心,由此摧毁了近代哲学的支柱:不可怀疑的内在自我意识、非语言表象以及不可言说的自在之物。伽利这样评价皮尔士对近代心理主义哲学的批判:“在整个哲学史上,很难找到哪一套批判比皮尔士在1868年所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所做的批判更加有力完整。”<sup>[19]</sup> 应该说,这一评价,皮尔士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这些思想既为后来的实用主义发展提供了温床,同时也被他的事业的后来者们所发扬光大。

说起当代哲学的反心理主义特征,人们总会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为典范。实用主义不仅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相反,有时甚至被当作心理主义的倡导者而受到讥讽和批判。詹姆斯对真理接受条件的重视曾被批评为非逻辑的心理学谈话方式,而库恩的实用主义思路也被嘲讽为“暴徒心理学”。诚然,实用主义反对当代哲学的逻辑主义倾向,主张对传统哲学问题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它特别突出了时间、历史、传统、文化等非逻辑的因素。但是,这不等于实用主义赞赏心理主义的观点,恰恰相反,实用主义坚持了皮尔士所开创的道路,坚定地和心理主义划清界限,并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瓦解心理主义的事业。在这一方面,先有古典实用主义者如杜威、米德,后有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如普特南、罗蒂,他们都继承了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的立场并做了进一步的不同的发挥。

心理主义的出发点是对内在心灵的设定上。杜威对心理主义的否定也主要表现在他对传统心灵概念的改造上。杜威和近代哲学家一样,对“心灵”这一概念重视有加,然而和笛卡尔以及所有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不同在于,他反对将心灵理解为精神性的实体。在杜威看来,心灵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场所”;然而它并不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心灵既不是笛卡尔式的个体意识,甚至也不是康德式的先验自我。心灵是一种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参与下所形成的一种意义系统,它先于并制约着个体对于当下事件的理解和反应。笛卡尔没有看到,意识在动物和在人是不同的,在人这里,意识指的是“对意义的实际的理解,即各种观念。”



它和心灵很不相同,是在心灵背景下完成的对于意义的实际理解和把握。杜威指出:

“心灵和意识之间,意义和观念之间,因此而有一种明显的区别。心灵指体现在有机生活过程中的整个意义系统;意识在一个拥有语言的人那里指的是对意义的觉察和知觉。……心灵的更大部分只是隐含在有意识的动作或状态中。心灵的领域(起作用的意义的领域)比意识的领域要大得多。心灵是关乎全局的、一直持续的,意识是局部的、变动的。可以说,心灵是用来建构的、有实质内容的,一种持久的背景与前景,感知的意识是过程、一系列的这里和现在。”<sup>[20]</sup>

我不想在此追究杜威心灵概念的详细内涵<sup>[21]</sup>,通过上面的论述人们已经不难看出,杜威根本否定了所谓内在的心灵实体概念,心灵被外在化了,它成了一种在人与环境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的意义系统,它大于并高于个体的意识。应该说,这一思路和皮尔士的符号学立场是一致的,意识作为单纯的现象并不是思想,也没有任何意义,个体意识要成为有意义的思想,必定要以大于它的符号系统(意义系统)为前提。因此,把心灵作为孤立的内在实体,在意识内部探讨思想的意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米德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杜威主题的补充和条理化,就像另一位著名的实用主义者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sup>[22]</sup>米德第一个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了自我、心灵如何从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整个发展过程,缜密细致地论述了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和杜威的工作将皮尔士的思想论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皮尔士用符号化的方式给笛卡尔的心灵祛魅,然而作为一个符号学家,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一符号化过程是如何在时间中完成的,而杜威和米德恰恰在这一点上弥补了皮尔士的不足。他们对心灵如何在社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整个过程的分析,是皮尔士的论点更加坚实可信了<sup>[23]</sup>。

当代新实用主义者们同样继承了皮尔士的衣钵。就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主张,普特南给出了别具心裁的论证,表明意义不在头脑之中,意义不在个体的意识之中。为说明这一点,普特南举“水”为例:我们都知道,“水”指 $H_2O$ ,但设想存在着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一切都和地球一样,

惟独水的化学成分不是 $H_2O$ ,让我们把这个星球称作孪生地球。在孪生地球上,也同样从空中降下清澈无味的液体,湖泊海洋中也同样充满了和我们地球上所见相同的液体,人们同样可以用它来解渴,用它来灌溉农田……。它和地球上的 $H_2O$ 难以分辨,然而它的化学成分不是 $H_2O$ ,而是XYZ。假如我们被带到孪生地球上,我们将不会对那里存在着水有任何怀疑,同样孪生地球人也不会怀疑地球上存在着他们所说的水。然而,孪生地球人所说的“水”和我们所说的“水”指的是不同的对象,意义不同。所以当孪生地球人和我们具有同样的心理信念“这里存在着水”时,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同样的信念。由此可见,意义并不存在于大脑之中,思想并不存在于大脑之中。“水”的意义来自于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来自社会共同体的劳动分工。这种由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共同信念,是外在于或大于个体的。普特南的这个论证如果成立,则皮尔士式的论点就可以从中必然推导出来:思想不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实体的活动,思想必须使用符号,而符号大于思维着的个体<sup>[24]</sup>。

如果心灵不是一种内在精神实体,那么它能是什么呢?受另一位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影响,普特南提出了和杜威类似的主张:它是在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一种和环境打交道的能力系统;不要问它存在于何处,它就在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地方,就在我们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至此,皮尔士所开始的反心理主义话题已经走到了极致,内在心灵已经完全外在化,实体的心灵已经被化作了一种能力系统。因此,似乎我们可以不用自找麻烦。为什么不干脆停止使用传统心理主义词汇,不再谈论心灵,而用另一套词汇取而代之呢?这正是当代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的思路。在罗蒂看来,笛卡尔的哲学是一套隐喻,但它并不高明,惹出了太多的麻烦,既然实用主义者们以及当代分析哲学家们如维特根斯坦、赖尔等人已经揭露了它的虚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坚持它。心灵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不要试图去追问心灵是什么,而是根本不再谈论它。罗蒂一方面回到了皮尔士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反心理主义的老路上,但另一方面又比他的祖先更加决绝的多。为了更好地表明他的观点,罗蒂设计了一种所谓“对趾人”(The Antipodeans)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或许远离我们的星系,那里居住着一些像我们一样的生物,他们从来不用

“心”、“意识”、“精神”这类概念。他们的神经学和生物化学非常发达，他们的大部分谈话都涉及到他们的神经状态。当孩子奔向热锅炉时，母亲会喊道：“它将刺激他的C纤维！”他们可以不用我们所使用的心理主义语言，但他们的神经学和生物化学语言也同样可以使他们很好地应付生活<sup>[25]</sup>。罗蒂想通过这个论证表明，没有笛卡尔式的心灵哲学语言，对趾人一样能交流、沟通、生存、发展，并不影响其生活。所以，笛卡尔式的心理主义词汇只是历史的偶然产物，我们完全可以弃之不用，转而寻找更好的替代品。

从皮尔士的给心灵祛魅到罗蒂的取消心灵，实用主义的反心理主义话题的内涵一步步地展现出来。这在当代哲学中获得广泛共鸣。实用主义非但不是心理主义的同盟，恰恰相反，它在反心理主义的阵营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皮尔士开启了其先河，实用主义的后来者们将皮尔士的话题延续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和分析哲学、现象学的反心理主义思路不同，实用主义更多地不是站在逻辑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立场上，对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主题加以发挥。交往、共同体、环境、社会分工、变化、传统、文化、意义等概念成为关注的重心。应该指出的是，实用主义的不同叙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分歧，罗蒂要取消心灵概念，取消心理学词汇的做法；而普特南则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传统哲学概念加以改造，取消主义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必要。然而，他们的分歧毕竟是实用主义内部的分歧，在继承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衣钵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一致的。

#### 注释

[1][2][3][8][9][10][11][12][13]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by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5.264. 5.264. 5.253. 5.216. 5.225. 5.233. 5.265. 5.265. 4.6.(指第5卷第264节,下同——引注)。

[4][19]W. B. Gallie: Peirce and Pragmati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66, p. 70. p.78. 这里所说的“第二篇文章”指的是皮尔士的“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皮尔士集中批判了“笛卡尔主义精神”——引注。

[5]M. G. Murphey: The Development of Peirce's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10.

[6][20]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p. 248-9. p.247.

[7]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4]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by J. Buchl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5, p. 249.

[15]The Essential Peir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 Vol. 1, p. 42.

[16]C. Hookway: Peirce,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nc., 1985, p. 120,

[17][18]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21]关于社威心灵概念内涵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文“社威心灵哲学的意义和效应”,《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2]莫里斯:“导言:身为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米德”,载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3]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读社威的《经验与自然》第六、七、八三章,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

[24]关于普特南的详细论证,可参见他的“‘意义’的意义”一文,载于他的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关于罗蒂的论证,参见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67页。

〔责任编辑:陈天庆〕

## Peirce's Semiotic Criticism of Psychologism and Pragmatic Effects

Chen Yajun

Abstract: Anti-psychologism is a common proposition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Peirce is one of first initiators.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he profoundly criticized modern psychologism represented by Descartes. His main poi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ought can not start without preconditions; inner intuition is not self-evident; there is no non-symbolic thought. All of these ideas have gained extensive support from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Linguistic Turn". It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at they are also inherited and elabor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pragmatism.

Keywords: psychologism; mind; sign; language; meaning